

朝花夕拾

棉花记事

刘传俊

冬月末的一个午后,阳光正好。有同学邀约到他在郊外租种的两分菜地里看看,我爽快允诺。途经一道路,见旁边有数十株棉花棵在风中瑟缩着,四开的棉桃张牙咧嘴,只剩下硬壳,棉花早被摘走。棉叶卷曲着,已变枯变黄。采几片叶揉搓后放于鼻端,清香味还很浓。这可是千里之遥的故乡里棉叶的味道?

40多年前,我还在家乡务农。村庄有一条西沟,西沟两岸分布的大块田地,大多种植着棉花。那时,国家需要大量棉花,出台了好政策,鼓励农村多种植。

清明前后,是种棉花的大好时节。村人将用温水和农药浸泡后的棉籽播种到预先准备好的春地里。不多日,即将破土的棉苗,将地皮顶起一个个小盖盖。恐其顶不住重压,村人便将苗芽顶端的小盖盖揭开,称作“揭花痴”。该间苗了,弃弱留肥,一坨坨打埋。

一场春雨过后,棉苗喝足了水,抖抖身子猛长。日复一日,棉花棵枝杈扑扑棱棱伸展开去。开花时,那白的、黄的、粉的、紫红色的花朵,精美地开放在枝杈上,棉田简直成了艳丽的大花园。早晨,旭日照耀着棉田,挂在翠绿棉叶尖的剔透露珠金光四射,闪闪烁烁,眨着眼憧憬金秋的眼睛。喷药灭虫,整枝打叉,拔草摘顶……像呵护孩童般,村人整天与其形影不离。在反反复复的劳作中,半人多高的棉棵“坐胎”了,结桃了。鸭蛋形的青青棉桃,沉甸甸的,大蒜辫子似的坠在枝杈上,风吹叶动,颤颤巍巍,情景喜人,分明是棉花丰收在望的前奏。

过了些时日。秋阳普照,白云高远,天空澄明,映衬着棉桃次第盛开的棉田。棉桃争先恐后裂开嘴巴,朝付出了万般辛苦的村人使劲儿憨笑,将这个季节的景象演绎到了极致,将村人的愉悦推上了峰巅。

采摘棉花是一项欣喜欢快的劳作。担了两个大竹箩筐,先放于开着碎花长着杂草的地上,再将自制的“花兜”系在腰间进入棉田,双手忙不迭地采摘起来,一把把塞进吊在胸前的“花兜”内。“花兜”满了,再一趟趟走到地头,捺进竹箩筐里。村人边采摘边说笑,整块棉田荡漾着劳动的欢畅。夕阳下,担着一筐筐棉花行走在通往晒场的小路上,人如音符,白棉筐如云朵,瞥一眼心就醉了。

晒场里的棉花堆越来越大,该上缴到城里的棉花库了。头天晚上装好胶轮大车,第二天一大早,牛把式“啪啪啪”一甩长鞭,赶着黄牛拉着的“爱国棉”大车,精神抖擞地行走在通往城市的康庄大道上。队与队、村与村,莫不如是。这时的乡村大路,宛若一条洁白的长龙在涌动。

节令不等人。采摘棉花接近尾声,该腾茬子了。少数还未来得及开放的棉桃,随着拔出的棉棵离开了土地,被堆放在沟沿。耐不住孤独的那些棉桃,隔了一段时间,被风吹开了心扉,露出了笑脸,村人就在寒风中含情接纳它们。长长的西沟间,穿着棉衣的村人,结伴席棉棵而坐,再将棉棵围成一个个挡风的窝窝,边采摘棉花边说笑。往日里长满青草点缀着野花的西沟,此时流动着欢乐。男男女女老老少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些人群中,常有我的母亲。

村人视棉如金,是因它是贫困生活中的主要经济来源。母亲爱棉如命,还因全家人身上穿的床上用品的盖的都与棉花戚戚相关。目不识丁的母亲,心灵手巧,贤淑聪慧。留存我脑海里的,是她长年累月起早贪黑纺织的身影。每天早晨,天刚破晓,她就盘腿坐在纺车怀里“嗡嗡嗡”地纺起棉线来。寒冷的冬季,晚饭后家人早早地入睡了,唯有母亲前一盏如豆煤油灯陪伴,在纺车前度过漫长的大半夜。线纺得差不多了,母亲又是浆线又是经线,继而再拿到城里北关的染坊里染成蓝、黑两色。饭后饭后,一有空闲,母亲就坐在堂屋里的织布机前来回穿梭。她手脚并用,娴熟如飞,双脚一起一落地踩织布机下方的两个踏板,一手推动与“竹兜”连接的织布机的“框”,一手投梭子。“咣咣咣”的织布声,节奏沉稳而明快,好像那不是从织布机上发出来的,而是从热爱生活疼爱儿女的母亲的心田里奔腾出来的。一幅布料,被母亲织得条块分明,令人羡慕。那方块,每个30厘米,黑、白、灰合理分布,有序排列,自然天成;那线条,粗细匀称,疏密有致,搭配协调。此外,母亲织有黑白组合的每个方块10厘米的布料。大方格的做被面,小方格的做我们兄妹的短袖上衣,黑白分割的条形布料做床单或做门帘。我十分佩服母亲的审美眼光。那时如评织布工艺,母亲所织就的定是精品;如评优秀纺织工匠,母亲定会榜上有名。现在想起唐朝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句,仍感到是那么真切!

我的床上,至今仍铺着一条母亲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纺织的床单。每当看见她留下的这一“传家宝”,总觉得母亲还依偎着我温暖着我,尽管她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永不回头看我一眼了……

百姓记事

开往故乡的高铁

吴志恩

关于火车的话题我有一火车,不,真摆起来,三火车也拉不完。初中阶段英语课本里有篇文章,说一个小男孩儿天天坐火车,竟能听出来火车“咔嚓”声里的异常,救了一车人的命,惋惜之余,我羡慕他能够天天坐火车。

第一次坐火车应该在三岁,因为母亲说,是在火车上过的生日。我印象中就是氤氲着大米盒饭热气,亮堂堂的晃荡着的车厢,去老娘舅家。

那时的家乡,唯一的铁路擦县境而过,焦枝线,在临县南召云阳设了一站,我们唯有远远地转车过去才能坐上。短距离的小火车,窄轨道的地方铁路也是有的,自南阳过县城往北开去,走得很慢,时刻决不会准,有露天的车厢以便乡亲把牛羊等大件货物拉上,有时还会脱轨,父母带我去南阳走亲戚,还要下来车厢等把铁轨拢好。爷爷养

的那条狗,我朦朦胧胧记得它欢实的样子,小火车启动了它跟着跑,然后就找不到它了,直到十天后它筋疲力尽地回到了我们的小山村,很快死了。

那个小火车也是乡亲们的美好回忆,我还记得它穿过原野,两旁树木参天绿荫匝地。但我们初中求学,火车驶出山海关,一路迤迤而决绝地驶向关东大地,山川渐开渐阔狂野,铁道旁的波斯菊高过头,疯狂摇曳,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觉得故乡渐行渐远。大学四年往返乘坐火车,路上总要换乘一两次,有时候还没座位,以至于到家或到校脚都是肿

的,一连几天觉得房间晃动。但我仍然向往火车。火车才能把渺小的我与远方,与腾飞的时代,与偌大的世界连接起来,而不是老死于天地一隅,寂无声息,那人与一头驴子、一枝芦苇又有什么区别呢?

整个小学阶段,我没用过电灯,因为不通电,线杆架起来把电送到各村落里去,应该是初中阶段。尤其读大学时候,我深为自己家乡的落后自卑,要知道,东北的铁路网是很密集的。十几年来,家乡过境高速公路,于县城设一出口,但铁路似乎还很渺茫。吵嚷数十年的郑万高铁,这几年真的一点一点铺设起来,而且在河南段,即从郑州到南阳段,过境方城的铁路终于开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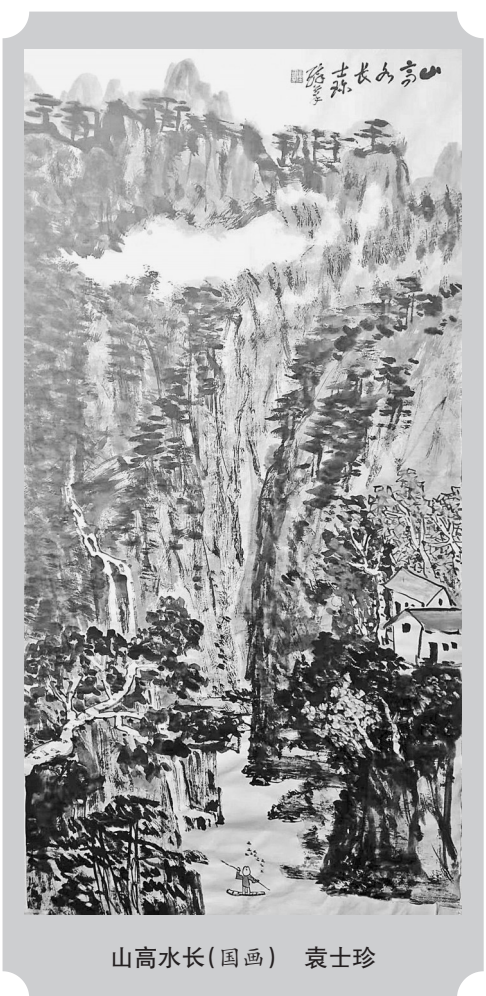
11月30日,抵达故乡的高铁通车的前一晚上,高中同学相约着喝了场酒,兴奋之余,还为没坐上第一趟回乡的高铁遗憾。直

到12月7日,大雾,我们乘上了开往故乡的高铁。真是梦境一般!车厢干净整洁,乘务人员负责亲切,半个多小时就驶近南阳,上上下下的,不是我的故乡,就是与我故乡有种种瓜葛的人,大家拖着拉杆箱,带着行李,平静中隐藏着惊喜。

窗外是冬天的故乡,薄雾散处,正山峦起伏,小小村落袅袅炊烟青青麦苗变得真切,哦,铁路,高铁,穿行在南阳盆地和我的故乡方城了,破天荒地,第一次!

下车,被接上陪外地的朋友看了炼真宫,就坐车到了同学家,他家正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客人:羊肉炆锅烩面。新切的羊肉丢进锅里,鲜香和青烟升腾而起,恍惚间,那巴掌勺的青年仿佛还是当年的伯母,但一切已经是全新的模样:院落、人群、漂亮的汽车。

高铁像白色的巨龙驶过我的家乡,我的世界从此变了模样。



山高水长(国画) 袁士珍



素雅初冬(摄影) 周文静

冬是静的,听得见落叶的飞舞、雪花的飘落。小雪节气正从初冬往深处走,因此细细地,轻轻地,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今年的初雪我正在异乡,偶尔要到室外呼吸清冷空气,才发现,下雪了。墙外有风,没能越过墙吹进院子里来,街上的喧哗也被隔离在墙外,我站着,周遭静极了。静原是雪的气场,纵使千军万马奔腾而降,它也不曾鼎沸尘嚣。雪花凌墨,随意挥洒,在空中留下虚空的痕迹,落在脚下的地上犹如淡淡的水粉,而落在空调挂机附近,遇暖而化,雪花就落到了一片水墨淋漓的江南。

南有亭子,若是温暖的季节,适宜坐下喝茶,三五好友在石桌旁谈笑,北边假山嶙峋,流水淙淙,有各异的花次第开放,颇有些坐对一丛花的诗意。日子一天一天过,平淡的是生活,难息的是情怀,繁芜杂乱的时光淹没了多少曾经,就留下了多少无奈与沧桑,我们也就此此刻,这里有这么一所院子,安放眉睫的荒凉。在落地窗旁,可放眼外边,寒冷让我们只能蜗居室内,好在有眼睛能带着心

聊斋闲话

茶酒温 寒冬暖

侯利明

情到处走走,雪花一片片,更添情韵,几个人坐着喝茶,一喝就是半天。

时间是吝啬的,也是奢侈的,用来做任何事都觉得不妥,而做着不同的事,来消耗时光,内心却是稳妥的。只要听得见它嘀嗒不停的脚步,就不曾辜负。冬日沉郁、阴冷、迟缓、无言,是一张冷漠、毫无表情的脸,在季节的舞台之上,他装聋作哑,决不承认自己演员的本质,可他会偶尔兴致盎然,撕下一张脸张谱,变幻出暖阳晴天,又变幻出白雪翩跹。那是冬的乐趣,全凭心情去客串,无关其他,摸遍了它的脸数也就内心坦然,人生漫漫,冬季悠长,我们也要找一些乐子来度过这个季节,平日把时间献给工作和琐碎的生活,在冬季来临之后,慵懶下来也似乎值得原谅。冬天是一片

净土,来到这里必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未来还在几重门之外,曾经都关在了秋天和从前,岁月历来从容,他不催人老,只在春花秋月中声声叮咛,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呵。当下是深厚或是浅薄,全在心境,窗外有雪,桌上有茶,身边有友,手上有书,应是冬天的全部意义。当然,无论何时何地,都还少不了一杯雪。碎碎的雪花就这么霖霖地下着,下到了“晚来天欲雪”的唐诗里,才子居易的屋内暖意融融,燃烧正旺的火光映照着红泥小火炉,新酿的酒清甜浅绿,是半化的冰雪里泛着薄荷的青,冬的一天短暂到空荡,读书人总爱在无边际的冷寂里期盼一些诗意。天色将晚雪意愈浓,陋室不寒只待好友你前来一醉方休。手里的书反复读着,沉浸在唐诗,爱极了这殷勤的古

新书架

《给孩子的财商启蒙书》

四朵

“经济独立”“财富自由”已不是新鲜话题,但是真正做到却非易事,更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成之。这需要一个正确的理念以及认识、创造、管理财富的能力,而这便是“财商”。无论是理念的塑造还是能力的培养无疑越早越好——财商从娃娃抓起!

《给孩子的财商启蒙书》既是给孩子的财商启蒙课,也是给所有家长的警示铃。该书从小学生视角的视角出发,与孩子与父母一问一答的形式,将孩子关心的问题,家长想要教授的问题一一进行讲述,可谓将财富运转的法则讲清讲透。钱是从哪里

来的?为什么妈妈的工资会被扣掉一部分钱?为什么大家把钱存进银行?买“需要的”还是买“想要的”?打折就一定便宜吗?怎么买才最划算?我要怎么记账?怎么管理自己的压岁钱?……循序渐进的问题设计,深入浅出的解释回答,更符合孩子对知识的接受顺序。为孩子攒钱,不如给孩子财商,该书让父母脱离“穷养”与“富养”的误区,帮助父母更理性更正面地引导孩子认识金钱,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理念,学会规划自己的生活,做财富的主人。

意,人生难得知己,有人一生对饮不弃,这该有多大的福报,友谊才能长存。

雪花朦胧又纯洁,铺满了天地苍穹,合上书已忘却今夕何夕。那一世,我又是谁的红颜,素手煮茶温酒,与他写诗作画,在红尘深深的庭院中,听雨滴滴滴落在叶上花间,又相伴天涯策马,绝尘云霄。深爱这红尘,亦邂逅了有缘人,那些路过的往事,历久弥新的情愫,都在一杯杯茶里。大红袍喝淡了,再煮上普洱,接着又续白茶,茶香叠尽了身心之上黏附的油腻尘垢,时不时说一句,尔后沉默着,看雪静静地落在玻璃窗外落下,屋内的绿植,亦静静的,蛰伏不动的季节,在多情的空间里,万物依旧葱茏生长。

那么多人成为路人,唯有书里的古人才是知己,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交也,一语惊我,我以为以饮酒喝茶最深情,最好的冬天,是喝茶时,心净似水,来承载草木的宽和深厚;饮酒时,心如赤子,在杯盏之中纵横驰骋,打马江湖。带着温度的心意,煮沸了水泡茶,烫热了酒壶倾倒,度过一程又一程的余生,方为安好。

诗路放歌

台阶

刘建

绿色叶子像一些光鲜的文字似乎想粉饰什么但那些鸟美透露出隐藏的秘密常青的乔木是一种假象台阶漫长而真实一位老者消失在视线尽头一群孩子笑语响亮,面容清澈台阶的斑驳,都无法掩盖真理的存在木亭无疑是一个停顿台阶在此愉快地拐了一个弯涧水潺潺,池水清清鱼动,水底的石头不动声色时光若流水,拖着长长的影子在上下反复的蹂躏中,台阶缄默过去与未来如此之近

在火车站出站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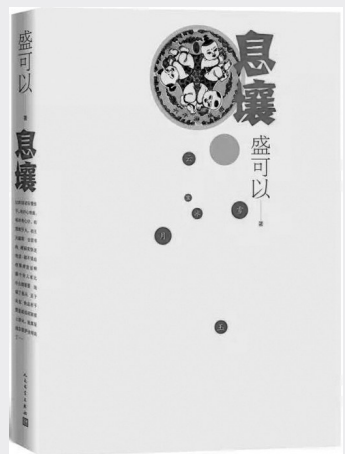
雨霏霏。在火车站出站口潮湿的方言面容安详、焦急或者喜悦步履匆匆的灌木丛开放各种颜色的花朵急急相向的迎迓跑来跑去等候足以让飘香的美食、热闹的商店以及路旁风景树成为可以忽略的背景

一对恋人紧紧拥抱着爱情的一个男孩骑上父亲的脖颈以便看清人生的走向一双儿女搀扶着年迈的母亲摇摇晃晃的生活因此步伐坚实、稳当、有力

在火车站出站口

我无法预测遥远的未来却可以感受身边真切的幸福刚下火车的女儿在蒙蒙细雨中像一块还在燃烧的陨石落到我冷寂的心上

连载



广播喊号,阎真清伸手往里随便逮住一只鸡,三三两两处置干净,眼睛盯住阉割的部位,不管鸡长什么模样。他当然不会看着鸡的眼睛对它说别紧张很快就好,当他把那两颗东西挑出来之后,将鸡随地一抛,伸手去抓另一只。

医院最忙的是妇产科,门口

更别说女人怀孕期间,男人在外面灵肉两舒;女人因生产痛得大喊大叫,男人在外面酒杯一满再满,在别人的床上跟别人一起喊叫呻吟——她知道这些,因为碰巧有那样的男人在她的床上,也有那样的男人跟她喝得醉眼迷离。其中有一个妻子已经怀孕七个月,却说她给了他从未有过的感觉。女人听了这种话,会认为这是非常爱恋的表白,从未有过的感觉,其实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暧昧表达,它什么也代表不了,正好填充爱情中的虚伪部分——当他要睡一个女人的时候,如果没有某种煽情的东西,感情干巴巴的也不符合他内心的期望,他不得不表现出相遇太晚,但谢天谢地,你总算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满是惊喜和隐隐的无奈。也许仅仅是为了自己获得的快感来得销魂,他需要些语言的推波助澜,至于家中怀孕的女人,他会暗示他们其实没什么激情,有多久没睡在一起了,仿佛他因此便是清洁的,理应获得额外再爱一次的门票,说不定还暗地里看作为自己的犒劳。

她还遇到一个总是讲述婚姻不幸的男人。他说他们在分居中,谈到了离婚,但忽然妻子又怀孕了,而且不是隔壁老王的责任,分居的一次偶然刺激带来了新的果实,他们又重新住到一起。他仍然说不幸福,喋喋不休像一只欲求不满的幼鸟饿起来叫个不停,让人真假莫辨。她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态与若即若离的关系取其肉体所用,如果不太讲究忽略生理特征,不把做爱当作爱,关了灯男人都是一个样。他们都从A片中中学到不少东西,在不少于五个人身上有过实践,都自以为这样那样可以展现雄姿一定会使对方陶醉,事实上有的人连私处结构都没弄清楚,女性军火库里的装备都没有掌握就敢于交火,对那个复杂的地形一无所知。

通过一条湿润的通道向里,再向上,经过宫颈、子宫、输卵管和卵巢,还有那些每个月调皮一次招惹麻烦的卵子,绕过一个U型弯,向后向下绕出来,到会阴和肛门,这些部位由大量的骨盆肌肉和无数传达信号的神经通道控制,跟这套系统比起来,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的高速公路,简直是供人休闲漫步的走道。男人并不了解这些,他们只要快感,要生育,自鸣得意的公鸡报晓,耀武扬威的孔雀开屏。当然,他也知道女人对男人那儿知道得也不多,只知道它能屈能伸柔软坚硬,从口感和色香味方面来讲,跟真爱一样不易相遇。

也许是过往的情感经验对她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男人的行为使她童年时期对生育的恐惧发展成了厌恶;也许她真的就像金融师说的那样,没有女人味,缺乏母性,人格不完整,但她完全懂得作为一个女人去爱另一个男人,除了以生孩子的方式。她没有这个意愿,她就不愿像别的女人那样,从月经停止确诊怀孕开始,定期去医院脱下裤子让别人围观,轮流用指头或仪器伸进器官里搅来搅去,嘴里以咳金唾玉的矜持吐出冷冷的医学术语,这次让你喝水憋尿憋得尿尿快要炸掉,下次要你挤干里面的最后一滴水。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看阎鸡。妇女们拥挤在过道里,像鸡群在笼子里伸着脑袋,看电子屏幕排序或听

常年被那些等着做流产的育龄女性性塞——她同样反感育龄女性这个称呼,感觉好像在描述一群通过遴选等待配种的牲口——她们和笼子里的鸡是一回事,只不过鸡是公鸡,人是雌人。好像是因为广告上鼓吹流产时间短无痛无伤,显示技术先进之后,人们都要来验一验广告的真假,试一试先进的人流术——怀个孕流产产吐口痰一样简单。想一想要女人开着屁股叉开双腿将阴道打开交出子宫的样子,肯定有什么东西听见了他们朝向天空的无声呐喊,不是金属器械的撞击声锤打撕扯掩盖的。

金融师还说她讨厌生育归根结底是因为她讨厌男人,没有哪个女人不想跟所爱的人生孩子。他愿意在她身上花点时间帮助她推翻自己的观点,冒险做出生育的实践,仿佛哄骗小孩子吃药,先告诉他是甜的。她是那种人,要吃不怕苦,不吃连甜的也不会去尝。她不会拿子宫来做实验,如果肉体能解决精神问题,那么精神同样能解决肉体问题。她也觉得他大错特错。她爱男人,从来没有讨厌这一

性别,而且从不隐瞒对男人这一雄性动物的欣赏与迷恋。她就是不喜欢生育。过去她无数次看到了母亲的孤独,养那么多孩子,在她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一个都不在身边,人们说老年痴呆是孤独造成的,孤独是子女造成的,所以子女也造成了母亲的病。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家庭之后,母亲就变成了一个远亲,甚至负担,说起话来很难想象他们曾经在母亲的怀里度过了那么多的日日夜夜。

她从小听村里人聊天,东家还有三堂老福担子很重啊,西家走了一堂老福又减轻了一点负担啊,找对象的一听说对方家里还有几堂老福吓得赶紧调头。家里没有老福的优先考虑,总之大家很羡慕谁家里的老人死光了,谁家又走了一个,也有私下盼着老人走掉的,不忌讳在某个场合说出来,村里人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表达。乡村的孩子像牲口,城里的孩子就是宠物,一家几口人围着转,但最终结果都一样,幸运的牲口或宠物有人照顾生老病死,不幸的是老无所依。她有时候胡思乱想,试图说服自己,每次

都以失败告终,甚至比之前更坚决;她梳理自己讨厌生育的原因,如果别人生育的理由是天性、养老、随大流、繁衍人类,那她都不具备这些因素。她和金融师起先还能讲观点谈感受,两人越说越远,越说越疏离,彼此发现好像两个人本来就讨厌对方,此前是什么鬼迷了心窍,误作了爱情,怎么和这样一个人厮磨发热,一切都云里雾里,最后两人运用图书馆的知识展开了一场尖锐刻薄的唇枪舌剑分道扬镳,再也没有联系,像两滴水消失在水中。金融师掏出了她很多思想深处的想法,她是一个善于冷静分析自我的男人,时刻要搞清楚自己在什么时间轴上。她现在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得她的男人,他尊重她不要孩子的意愿,他们有非常相近的观点,他也不喜欢给女性戴上育龄女性的帽子,他喜欢精神上的胯骨宽大臀部圆满,他认为她就是这样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不仅仅因为他是医生,懂得女性体内复杂的高速公路,他还知道怎样让这条高速公路通往